

吉貝生活旅誌

20080820-0827 莊小逸

以前到吉貝，除了因為公務之外，就是跟朋友到沙尾從事水上活動，一直沒有機會好好仔細在村裡走踏、觀察或者細細的品味吉貝島。這一次在林老師帶領下，先到東方龍馬一帶了解島上除了五營之外，兩個特別的避邪物，俗稱東鐘西鐸。接著穿越小徑，看到五營中的東營，然後，在村落巷弄迂迴轉穿梭，來到島上最大的菜宅群，也看到為了風水而蓋的龍喉景觀。菜宅仍然與吉貝人生活緊密相連，但龍喉似乎已在時間的流轉中，模糊了當初設置的原意。趕著日落前，我們在西崁山準備迎接首度的吉貝夕陽，風仍是微微的吹著，涯下的石滬在夕陽中露出光影的痕跡，有種靜謐的流動感；天逐漸暗下來了，似乎也宣示著我們即將展開接下來的吉貝生活。

石滬修復體驗

八月二十一日六點十五分，與石滬師傅們有了第一次的接觸，工班師傅總共 12 位，最年長者為民國二十年出生的陳金英阿公，二十名學員共分為五組，各組與各自的師傅相互打個簡單的招呼後，隨即前往修滬的地點：東滬仔石滬。東滬仔石滬是吉貝公廟所有的公滬，滬房段部分師傅們已經修復完成了；往岸邊的伸腳部分崩塌了一大段，師傅們首先依滬堤的寬度以大塊的玄武岩奠基，中間再以硧咕丁逐一填滿，每個石塊的角度與立面都經過仔細的考量，因為是第一天，雖然在一旁仔細的觀看師傅們的施作，但仍無法進入狀況，只有先依著師傅的指示，協助尋找海中的石塊。

八月二十二日六點五十分上工，受到颱風西南氣流的影響，略有風浪，海水濁度提高，使得潛水挖大石頭的工作略有影響。今天的工作接續昨天未完的部份，學員大致分成兩個工作位置，依著師傅的需求，幫忙尋找蒐集一些較小顆的石塊或珊瑚化石碎屑，幫忙填平一些空隙，幾個人一同合作，利用塑膠畚箕，沿著石滬底部，以雙手挖取拾放，在一蹲一立一倒之間，反覆的做著相同的工作，腰部逐漸痠麻，手部也因用力而開始痠疼，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數十分鐘之後，空中飄來烏雲，吹起大風，雨便突然下了起來；下半身浸泡在水中，上身被天空落下的雨淋濕，有著莫名的快意。雨勢越來越大，看著師傅們沒有停下休息的意思，我卻開始有了累意。坐在海水之中，看著海水不斷的衝擊石滬體，這真是個需要極大經驗值的工作，石塊大小、鑲入角度等都是難以用文字來傳達的。

雨停時，天空出現了雙彩虹，那因勞動而產生獲得的倦意頓時紓解。這時候，師傅喊著去搬石塊，由於石塊的位置有點距離，大家們便一線排開，以接力方式將石塊傳送過去，因為合作使得力量得以集中，這便是修滬過程中很重要的精神。

八月二十三日七點十分上工，今天依照組別分組協助各組師傅，莊阿伯在伸腳處正

在塞小石，也就是做滬體最後的巡查，協助找些小塊的玄武岩，然後看見大石塊間有縫隙或者不太穩固的地方，將小石塊塞進去，再以鐵鎚或石塊敲緊，使結構更加穩固。看著阿伯邊敲擊著石塊，邊以手檢驗石塊的穩定度，還不忘提醒我們，不用趕，一個一個來，才感受到這個收尾工作的細膩程度。

八月二十四日開始工作之前，阿伯先帶我們去看伸腳裡面做為標示滬主維護石滬區段的不同滬份區域的標示大石塊。我們才發現滬場內側，每隔一段距離就有一個特別突出的大石頭。

天空壓著一片片黑壓壓的烏雲，偶爾陽光灑落，看來在兩大片烏雲未散前，仍有下雨的可能。正當這麼想時，遠方的水面似乎有著一道白色霧氣朝岸邊而來，一瞬間，大雨就真的傾盆而下，站在海中，只能任憑雨珠打在身上，雖然手邊持續撿著石頭，仍不免因著雨勢越來越大而驚呼連連。阿伯喊著：「去滬腳躲一下雨吧」！結果正躲到滬腳底下時，雨卻停了，阿伯便又趕緊繼續剩下的工作。之後，雨一陣一陣的停了又下，下了又停，阿伯看著其他阿伯都沒有休息的意思，便念著其他人都沒休息，這樣跑去躲雨很「歹勢」，繼續在大雨中塞著小石塊。

在塞小石頭的過程中，阿伯又說明當滬堤底座做好之後，就要”反嘴”，也就是調整石塊的角度，以加大石滬傾斜的角度，再在最上層鋪上大石，做”捍面”。然後就是要塞小石塊，最後再灑上一層碎粗仔或者砵咕丁，把細縫補滿；這些粗仔或砵咕丁日後在海水沖刷下，會形成使石塊之間的黏著劑。

雨陸陸續續下著，身體也逐漸呈現倦意，十一時，傳來收班的消息，留下阿伯，持續的工作。

八月二十五日七點五十分，今天的工作來到另一端的伸腳。這個伸腳的位置比較深，為了搬運大石頭的需要，我們抵達時潮水尚未全退，走下堤防朝向石滬走去時，海水的高度仍到腰間上方，而石滬體也只是在海水一波波衝擊下，才偶爾露出來。我們行走在石滬上，遠看真像是行走在水上的高人。抵達現場後，看著工班阿伯跟阿公們，如「海子」般靈活的潛入海底，將大石頭挖出來。那一刻實在很難相信阿伯們已多數是五十幾歲的年紀，或許阿伯們的輕鬆自在，讓我輕忽了，拿著蛙鏡，拔掉帽子與眼鏡，穿戴妥當，我也撲通的潛到海底，開始進行今天的潛水搬取大石的工作。

雖然游泳對我來說沒有困難，但是在潛水下到海底去搬石頭，仍然是從未有過的經驗。海水的浮力比想像中驚人，一直嘗試著將身體潛下海底，卻很難成功，原本清澈的海水也在這過程中被我攪和得混濁了起來。一次不行，再試一次，逐漸感受到自己心臟猛烈的跳動與喘息聲；後來聽了其他夥伴的建議，試著將姿勢調整成盡量將頭部往下壓，才順利的潛下海底，但是如何站穩將石頭抱起來，卻又需要一番力氣。耳朵開始有耳鳴的感覺，心口也因為海水的壓力而喘息起來，沒多久就已經有疲累的感覺了，但是

工班阿伯們卻仍然持續的做著，真的很佩服。實際上這是一項非常傷體力的過程，再加上豔陽的照射，做了幾趟之後我已略感暈眩了，只好到滬堤上休息。

村落踏查

我們和莊阿伯約好下午三點以後到他家拜訪，在村子裡，在中午到午後三點左右，豔陽高掛的時刻，就是休憩的好時間，所以大部份在吃完午飯後，都有午睡的習慣。在山莊任職的莊阿伯女兒擔心我們找不到地方（在村落發展中，門牌號碼不像都市那樣有規則），還特別騎機車替我們帶路。

我們到的時候，阿伯正和孫子坐在門口納涼，阿伯親切的招呼我們進大廳去坐，然後談起他之前在做貨運的日子，接著說到七、八歲看見鯨魚的記憶，還提到巡滬的諺語：「25 無暝，26 人家的」，來說明 25（農曆）日因潮汐影響，退潮接近午夜，因此把巡滬權變成隔日人家的。並說到早期拜石滬公（大道公）是以菜湯飯來祭拜，若遇到漁獲大豐收，則會準備豬頭、米糕、牲禮來祭拜感恩。

後來他又提到石滬的興建說，有滬房結構的石滬從滬房部分開始（另一種俗稱籠仔圈的石滬則不一定），在選定石滬的位置之前，會先勘查地勢較深的位置做為滬房，接著才興建兩邊的伸腳。石滬興建的工作量依照各自的股份比例分配，在基座打底的過程中，便會用大石塊進行記號識別，使各股東有所依據，當基座的大石塊堆放好之後，各股東便可以堆砌上層的滬體。滬體的高度與角度沒有可制式的數據，但是外側部分，因為海水拍打的力量比較猛，都會較內側平緩。

吉貝巡滬日期的起算大多由農曆八月一日開始，每個滬份（股東）巡滬的輪流順序則是在農曆七月底抽籤決定的；所抽的順序不可以相互交換，頂多只能在自己巡滬的日子，請別人協助巡滬，代價依照傳統規矩是協巡者跟滬主各得半的漁獲。

後來話題聊到菜宅中種植高麗菜苗的方法，阿伯便起身帶著我們實地到後頭的菜宅去實地了解。下午傍晚時刻，每個菜宅裡都可以看到農人的蹤跡，似乎另有一股生活的能量在空氣中漫延著。新植栽的高麗菜苗上頭都疊覆著人字型的石板，頗有裝置藝術的美感，這說法或許帶著城市人的浪漫吧！在真實的生活環境裡卻早為了使脆弱的高麗菜苗順利成長，才需要在每一棵高麗菜苗上方疊放兩片遮陽的石板。

回阿伯家的路上，好奇的看到一間硃咕石牆砌成的小屋，大家試圖從門縫中窺得裡頭的樣貌，阿伯看到我們的鬼祟，很大聲的說那是便所啦！打開來一看地面有一個深溝，通到牆外則有一處出口，在物資匱乏的時代，人的排泄物就是灌溉作物的水肥，或許我們認為它很環保的同時，也突顯出現代人因物資豐富而衍生的浪費事實。

每次約兩個小時的聊天訪談中，阿伯其實還說了很多關於捕魚方面的方法及石滬文化，但是因為在地語言的限制，我們聽得很吃力，不過卻也在邊聊天邊穿插詢問不懂

的語意過程中，體會到本地文化的獨特性。

連著兩天訪問莊阿伯後，為了怕太過叨擾阿伯，便想去尋找拜訪莊阿伯提到過的現在島上唯一還在做草鞋的楊順虎阿公。騎著機車，一群人慢速穿梭在村裡，時值下午三點三十分左右，溫度在微風吹拂下，已略略降溫，許多阿伯、阿公或阿嬤、阿姨都在午後休憩中醒來，坐在自家門前乘涼，或者與鄰居好友閒話家常，隨意問了一位正坐在路旁納涼的阿伯，依著阿伯的指示，我們在東營頭附近，找到了阿公的住家。

阿公跟阿嬤正坐在屋子裡休息，知道我們的來意後，阿公走出屋內，直說著現在于再做草鞋了，因為腰骨無法承受長期坐著打草鞋的壓力。大夥雖然覺得很可惜，不過還是想跟阿公聊聊做草鞋的過程，因此大夥便跟阿公聊了起來。原來在早期做草鞋是一般村人都會的技藝，因為生活所需(巡滬所用)，差別只在於做得漂亮與否而已(也就是寬度是否一致，表面是否平整等)，而順虎阿公的草鞋工夫則是公認的好。

常聽說生活即文化，在過去為了因應巡滬所需要，做草鞋是生活必要的技藝，在膠鞋大行其道之後，草鞋的技藝才逐漸被淡忘，文化一但脫離生活如何繼續存在？的確是一項必需面對的課題。阿公為了讓我們了解草鞋的樣貌，便走到屋子後頭的倉庫裡，翻出僅存的兩雙，一雙以布製成，另一雙則是傳統草鞋。雖然之前已有人穿去下過海了，學員還是很開心的買了下來，或許是受到大家熱情的鼓舞，行動不方便的阿嬤在屋內喊著說還是打幾雙吧！阿公說這幾天就可以趕給我們，我們雖然很開心，卻也很擔心的跟阿公說如果身體受不了就別勉強，阿公一直說沒問題，或許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就是如此吧！

生活足跡

清晨四點，本想繼續眯上雙眼..希望再休憩片刻,但思緒卻已逐漸清晰。窗簾隙縫已透出天色的微光，有風在窗邊打轉，一切似乎都在勾引我出走。步出房門，踏在由砵仔所鋪的路面，周遭的寂靜更凸顯出行走的跫音，走上海堤階梯，遠望清晨天光，時間於當刻凝止，海潮的律動成為唯一的音符。

機車慢速駛進村莊巷弄，寧靜中帶著隱沒的活力，家戶燈光已開，捕漁人家還在海上，遠方牆上有以紅色斗大的”早點”，火光半透的煎爐台，擄獲我的意識。停妥機車，看著阿姨跟阿嬤忙進忙出，聽說清晨兩點便起來準備豆漿、米漿等。喝下手中溫熱的米漿，吃著剛起鍋的紅豆餅，真有著滿滿的飽足感。

每天因應著退潮時間越來越晚，所以我們上工的時間也跟著延後，有時五點醒來後，梳洗完畢便在庭院裡整理著日誌，然後跟著夥伴一起騎車到村子裡吃早點。我們喜歡冬菜早點的樸實感，幾乎是天天報到，吃過饅頭加蛋，就尝尝阿姨特製的紅豆餅和花生餅。兩種餅都是限量的，每天總量約做三十幾個，有嚼勁的麵皮(還有芝麻)加上甜而不膩的綿密紅豆或花生內餡，配上香濃的米漿，每次都會讓人脾胃舒暢起來。問阿姨為

何店名叫冬菜，阿姨說是認識的人隨意取的；取名的人取的真好，似乎只有冬菜特別有風的感覺，才有吉貝海島的風格。

時間的刻痕總是流逝得比想像中快，深夜的天空星群，讓我們驚覺天體的美麗。清晨朝陽初昇的片刻，雲彩豐富的變化以及沁涼的海風，總是能喚醒睡意。在上午下海搬石修砌石滬過程中藉由勞動實際感受吉貝漁業文化生活中緊密的合作網絡；在下午村落踏查時刻，感受在地的吉貝式的熱情與樸實。曾經有過的狹隘偏見，在八天七夜的生活中心慢慢被消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全新的觀點與體認，也讓我們在心中開始醞釀更多的可能。

